

翻 譯 學 通 論

編 振 翼 蔣

中華民國十六年九月初版

版權
所有

翻譯學通論 全一冊

每冊實價三角伍分

寄費外加

編著者 浙紹蔣翼振

出版者 蔣翼振

發行者 蔣翼振
上海梵王渡聖約翰大學校

印刷者 義利印刷公司
上海岳州路二八一號

代售者 全國各大書局

自叙

我國自漢晉迄唐，因為佛典的翻譯，吾華夏文化亦因着擴大了不少地位。如最近梁任公說：「現在中國已踏入需用第二期翻譯的時期」。從前的佛典翻譯，實際上中國既已得着了無限的寶藏；但是這活活的現在第二度翻譯事業，就是我們的責任了！我們應當如何去重視，發展呀！假若我們現在不去努力工作，非獨對不起古人，尤其是對於今生後世的人們有愧色呢！但是要作翻譯的事業，倘無翻譯學淺常知識，決難成功一個真美善的譯學家，並且他所譯的書籍亦難期世人共能欣賞呢。民國十五年我往安慶掌教聖保羅高級中學時，曾擔任翻譯學的課程。學子們當初對於翻譯學常識毫無，因為從前教授這項科目的，每次只出一篇英文或漢文，令他們胡亂的自

家去譯；對於譯學的藝術絲毫不過問，於是學子們的譯品都呈枯寂浮燥的現象。於是我急於課餘閒暇，從事編輯翻譯學，採取諸名家的譯學宏論，未殿以劣著，務使學子們對於譯學有濃厚的興趣與清晰的頭腦。翻譯學當然以譯學原理和方法爲重要些，所以先把翻譯學通論編成，以後再從事編輯中國譯學史的工作，望讀者願諒！本書中的作者錄雖亦有數條由輯者自撰，而大半取自吾師子泉夫子的，理當在此謝謝！今者許佐同君見斯稿，促我付印公諸同好，許君又爲反覆校書，所以我亦應當在這裏申謝他的！始初我編輯這書原爲一般學子入門救急計，還祈海內外諸譯學名家時時指正一切，幸甚！

民國十六年七月七日浙紹蔣翼振序於上海梵王渡聖約翰大學

浙紹蔣翼振編輯

目錄

第一章 導言

第一節 正名

第二節 原起

第二章 梁任公佛典之翻譯

第三章 清吳勢父與嚴幾道論譯西書

第四章 清嚴幾道譯天演論例言

清嚴幾道羣己權界論譯凡例

翻譯學通論 目錄

第五章 梁任公論譯書

第六章 胡以魯論譯名

第七章 容挺公致甲寅記者論譯名

第八章 章行嚴答容挺公論譯名

第九章 胡適輸入學理

胡適翻譯西洋的文學名著

第十章 傅斯年譯書感言

第十一章 何炳松 程瀛章 外國專名漢譯問題之商榷

第十二章 蔣翼振翻譯學概論

翻譯學通論

浙紹蔣翼振編輯

第一章 導言

第一節 正名

什麼學術稱作「翻譯學」？談到這問題，就要追根尋源底去蒐羅這「翻譯」名辭的起源。我且先就漢文對於「翻譯」二字的解說，講個明白。照漢太尉祭酒汝南許慎叔重說文解字（振案說文解字一書，是追求我華夏文字本源的要籍，凡欲深造於中國國學，許氏說文是必修的科目！）的說法：「翻（翻）者飛也。从羽番。音从番，形从羽。羽鳥長毛也。番字辭源解爲「數也，遞增之次數曰番」。

又辭源稱「翻者，覆轉也」，譯（譯）者傳譯四夷之言者，从言罌聲。罌（言）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譯」字辭源解爲「傳他國之語言文字而達其意也，如通譯，翻譯」從此可見「譯」字就是「傳譯四夷之言者」的意思」。

若是我們心胸闊大，應當做一個容納世界學術的學者！天下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既是中國文字有這一說，其他各國也當有其特點和佳處！案英字 *Trans lation*，來自其動字 *Trans late*，而 *Trans late* 又來自法國古文字 *Trans later*，但是 *Trans later* 一字又來自後期拉丁文 *Trans latus*，作爲過去分詞 (P.P.) 之用。拉丁文原來的意義爲 *To transfer*，可譯爲「遷移轉變」的意思。考韋氏大字典（這書爲近代英文字書中最偉大的傑作，凡研究英文的人們，誠不可不人手一篇，吾

嘗稱他爲研究英文的望遠鏡，因在他裏面可以得着無邊涯的解說）的說法 Act of trans laing or rendering (intoanother) language or medium, (傳譯乙國文字爲甲國文字的事) 又牛津大學字典（這本書對於字源，字音，字義，都有精細的考證，我嘗稱這書爲研究英文的顯微鏡）解說「翻譯」一詞爲：Ex Press the sense (word sentence book) fn or into another language, (振譯作：轉譯某國的——字，句，書——爲另一國底文字或語言的學術曰翻譯學)。

評衡以上諸家對於「翻譯」一辭的解說，綜合起來，只有兩個根源！吾東方華夏「翻譯」一詞的淵源根於許氏說文解字，那就是說：翻，飛也。吾們平日留心觀察鳥的飛翔動作，誰也承認飛翔的可能，是出於鳥翼的反覆運動；所以我們可以說鳥翼在飛翔時不會變形，

只是他的動作却有兩個——反，覆，——好像我們在翻譯書的時候，書內的思想只一個，翻過了這本書，那末，這書就有兩種文字發表同一的思想！再看「譯」字，就更明白了，許氏解「譯」字爲「傳譯四夷之言者」。辭源更詳爲剖說：「傳他國之語言文字而達其意也」。

西方人重視拉丁文，正如我國人尊崇許氏說文一樣，因爲西方諸國的文字大半從拉丁文變化出來的，所以歐美大文學家必需讀拉丁；正如吾們要專研國學，非得先研究說文解字不可！拉丁原文，「翻譯」是「遷移轉變」的意思。

吾們既有了東方西方——兩種根本底解說（指「翻譯」一詞說的）——那末，我們的責任，就是去溶合中西各說，建設一個適中的定

義。

諸說經過內我的鍛鍊後，隨產生出「翻譯學底我的定義」如左：
用乙國的文字或語言去敘述甲國的文字或語言；更將甲國的精微思想遷移到乙國的思想界裏，不增不減本來的面目；更將兩國或兩國以上底學術作個比較的研究，求兩系或兩系以上文明的化合，這個學術，叫作翻譯學。

第二節 原起

吾編輯翻譯學的動機，完全出於一己的好奇心！我在未編輯這本書以前，曾蒐羅各家講述翻譯學的著作，經過幾次閱讀後，心中實有所感；正如骨鯁在喉，不得不發。現在先將我閱讀過的幾種最重要的著作臚列於下：清吳擘甫與嚴幾道論譯西書；胡以魯的論譯名；

嚴復的譯天演論例言，羣己權界論譯凡例，羣學肄言序，譯餘贅語；梁任公近著第一輯中卷的翻譯文學與佛典，佛典之翻譯，又飲冰室文集類編上卷的論譯書；容挺公致甲寅記者論譯名；章行嚴答容挺公論譯名；劉雅叔的怎樣叫做中西學術之溝通；陳蘧庵東方文化與吾人之大任；江亢虎中國文化及於西方之影響；呂瑞廷趙激璧的中國佛典翻譯史；呂澂的佛典之翻譯；胡適之的新思潮的意義，又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又五十年來中國文學內的「翻譯文學」諸段；吾師錢子泉先生的中國文學史裏當代翻譯文學數章；傅斯年的譯書感言；王治心中國學術源流的新學時代西學輸入一篇；胡敦復的翻譯數術序；朱經農的譯學難易問題。讀了這些論文之後，心中大起醞釀作用，積蓄越久，內我的澎漲力愈大，方寸間總覺得我國出版

界中正缺少一部中國翻譯學研究的書籍？梁任公的佛典譯學，只專論漢梵兩國文字對譯的進化踪跡。胡適之先生只給吾們近五十年中國譯學的經過。其他各家的宏論，都各言其是，亦各有各的佳處。吾久有整理諸家的誓願，只是都未實行！直到今日，來宣城保羅高中擔任翻譯學，舊事重提，更覺得編輯翻譯學講義的必要！因爲不如此，不能滿足吾的初志！然非敢誇耀前人，更不敢奪名時賢。自知才弱學薄，從事於此，亦大冒昧；況且在這亂蕪裏面尋出個頭緒來，實非易舉，吾尤其不敢因種種困難就生退避不前的心。吾作斯篇，正如我國宋代慶元王應麟伯厚，旁採諸書所引齊魯韓三家逸文，撰詩考一卷；中採韓詩較夥，齊魯二家塵寥寥數條。蓋韓詩最後亡。唐以來注書之家，引其說者多也。後之輯三家詩者，或訾應

麟爲未備；然古書散佚，蒐採爲難。後人踵事增多，較創修自易爲力。筆路縷繚，終當以應麟爲首庸也。』（引吾師子泉先生述國學敘略語）。所以吾編輯這講義底宗旨，就是要引起我國譯學界有濃厚的興趣。很盼望學者能有更完備的作品出現。

或曰：君書掇拾羣言，未免抄襲？

我回答說：吾在近十七年中，曾讀漢，英，法，希臘四國文字。法文只讀兩年，希臘文只讀一年；其餘的時光都消磨於漢英兩國文字中；所以對於漢英兩國文字的造詣比較上是有多量時間的研究。夙昔嘗憶譯述漢英各體論文，我自身翻譯學之能寸進，都賴所引諸篇文章指導的功勞；今日的我既能稍稍動筆譯書，難道就實行那忍心棄絕先賢諸師？那豈不是數典忘祖的行爲？那不是真君子的態度，

吾們應當「鳴鼓而攻之」！余所以廣引諸家述譯著作的大原因，就是廣傳諸先生之言，把我所得益的，亦令他人同來享受！這完全是值不值於介紹底問題，並非是抄襲不抄襲的問題；更爲伸引清大儒會稽章學誠實齋的話；「或問前人之文辭，可改竄爲己作歟？答曰：『何爲而不可也？古人以文爲公器。前人之辭爲己盡，後人述而不必作也，賦詩斷章，不啻若自其口出也；重在所以爲文辭，而不重文辭也。苟得其意之所以然，不必有所改竄，而前人文辭與己無異也；無其意而求合於文辭，則雖字句毫無所犯，而陰仿前人之所云，君之鄙之曰『竊矣』。』」

「吾編這書時，完全依照兩種極大目標而取材：第一，應當使學子們有翻譯學門徑的知識並通曉其種種譯學的學理。近來學者大病在一知半解，賞株守一先生言而不肯見賢思齊；本書務求各譯學

名家的主張，盡量敘述，可以使學者能評衡諸家得失而得「擇其善者而從之」的樂趣——這是橫着去看翻譯學。第二，應當使學子們在本書中能得着中國翻譯學的梗概——這是縱着去看翻譯學。如本書第二章梁任公佛典之翻譯，雖爲當代人任公先生所著，而所言乃中國古代翻譯界事業，可說中國第一期的翻譯事業；亦是中國文化第一次與外國文化沖激化合時期。自嚴幾道以後，翻譯事業始漸有起色。胡適由美歸國，翻譯事業大盛——這可說是中國第二度翻譯的事業，亦我國文化與世界文化沖激化合的時期。

第二章 梁任公佛典之翻譯

梁任公，名啓超，字卓如，新會人，受公羊學於南海康有爲，最爲高等弟子。其始論學術，則自荀卿以下漢唐宋明清學者，掇擊無完膚。而鑽研之深，則亦以

爲國學之根柢極深厚，終有不可磨滅者存！而於文章，夙不意桐城派古文。幼年爲文，學晚漢魏晉，頗尙矜練；既而自解放，務爲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爲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而富於情感，娓娓有致。中國政學維新動機，要不得不歸功於梁氏焉！所著飲冰室文集以外，有墨經校釋，中國歷史研究法，清代學術概論，盾鼻集，梁任公近著，梁任公演講集等書。（上引吾師錢子泉先生語）。

錄佛典之翻譯（尾段），論譯書，翻譯文學與佛典。